

紫琅
诗会秋天
又见梨花

◎水西

秋风秋雨纠缠,我和你
又见梨花开
村前山坡上的梨花
用洁白开出一条烂漫的路
这些梨树老了
花越开越小,微笑着
怕村上的老人说果子少
梨树很乖很乖,怕一斧子下来
变成灶屋里的柴火
你说:在这些老梨树的怀里
我们都是小孩,忙于开花结果
我说:梨花不离,斜靠三月
才会见梨花带雨,霓裳初试
老梨树到秋天又在开花
一棵棵露着老脸说
这次,真没想果子的事

芬芳
一叶秋日,
携母亲出游

◎江濬

秋日,携母亲出游。
因过了假期,景区游客稀少。
二三十只白鸽子,见了人,雪浪般
纷纷涌来,使人仿佛立在海的中
央,脚下一只只小脑袋,每个脑袋
上都有一对珠子般渴求的眼,咕咕
咕咕的。才早上十点,看场地的大
爷便已在长椅上瞌睡着了。
游乐场寂寞着。小沙滩里银白
的沙子闪闪有光,往常盛满了娃
娃,今日连个足迹也无。六七艘
小艇静默地,也在阳光里睡着了。
我来了兴致,拉着母亲说:“我们
坐小火车吧。”老妈有点害羞:“
又不是小孩子。”“来嘛,你现在
就是老小孩。”
小火车突突地前进,其实没有
很好的风景,可孩子们喜欢。孩
子们什么都喜欢,什么都好奇,也
许他们的眼睛能看到精灵,而我
们不能。
路旁植满花,每个季节都有属
于它们的花朵,热烈饱满,勾得蝴
蝶在其间忙忙碌碌。蝴蝶有美的
翅膀,在花丛中,也是花。花用诱
人的香味与颜色来诱蝶,蝶用花
的轮廓与色泽来伪装隐匿。自然
界看似漫不经心,但每一行为背
后都有意图和逻辑,那么究竟由
谁来规划着,统御着?
与母亲头靠头自拍。母亲的
脸在岁月中长出了花纹,一道道,
密密深深的,有的直,有的曲,脉
络分明。我的花纹还浅,丝丝的,
若有若无,游在眼角。在母亲身
旁,我多年轻,在母亲身旁我仍
然可以是个孩子。
但我有时会把母亲当孩子。
“你小心一点脚下。”“累不累,
要不要歇?”我时时叮嘱着,一如
当年,她对我的嘱咐。



栾树红时

◎鲍群

有木名曰栾

◎孙同林

认识栾树是最近的事。
孙庄村在建设特色田园乡村建
设农民公园的时候,新栽了不少
树木,其中就有栾树。我看到过
新购回的栾树苗,青色的皮,挺
直的干,但不知道长成大后会
是个什么样子。
最近,我跟几个朋友一起走进
农民公园,大伙儿被园子里的一
种树吸引住了,确切地说,是被
这种树的树梢上的果实吸引住
了:三瓣酒红色薄薄的果皮围成
一个三角形,前端还开着个小
口儿,像个灯笼,又像铃铛。众
人啧啧称奇,觉得从未曾见到
过,更说不上来这一个个小灯
笼是它的花还是它的果,有朋
友在树下捡起几个来,放到鼻
子下闻闻,有淡淡的香。
正好村里的田书记走过来,听
着我们议论,他没有看树,便说
出了树名——栾树,到这时我
才将它与当初的树苗对上了号。
栾树有高大笔直的躯干,树皮
光滑泛青。春天的时候,它的
叶子多是红色,夏季的时候树
冠开满了

黄花,到了秋天叶子会变黄,并
长出酒红色的灯笼状的果实来。
每个季节栾树都会有不一样的
观赏特点,现在应该是它最漂
亮的时候,枝头的花还没有完
全凋谢,酒红色的果实却已经
长了出来,有花有果,黄绿红
相间,煞是好看。

夏末时节,栾树枝头开出黄
黄的小花,虽然闻不到香味,却
能看到很多蜜蜂在上面奔忙,
花蕊里一定有很甜的蜜吧?秋
天,栾树上的花在纷纷扬扬地
飘落着,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子
上落满了花瓣,成了名副其实的
“花车”。

田书记告诉我们,栾树果实
的生长过程简直像一名魔术师
变着魔术,刚结的果浅绿和粉
红交映变换,随后变成深浅不
一的酒红,在阳光下摇曳着醉
人的色彩,好似一盏盏红灯笼,
远看是花,近看是果。几场秋
风秋雨过后,红色渐渐变深,沉
淀为温和内敛的褐色。

普通植物大多是花儿极尽娇
艳,果实则像怀孕了的妇人一
样安详淡然,仿佛所有的激情
骚动都平

静了下来。栾树则相反,它的
花儿是害羞谦逊的,果实却艳
红一片,如火般炽烈,仿佛所
有的力量和美都在彰显着孕
育的喜悦。这正是栾树异于其
他树的地方,这也是它令人惊
艳之所在。

据说栾树有净化污染的功能,
所以,人们爱将其栽植在工业
污染区,请它充当环保师。而
且,栾树对温度的适应性很强,
零下20多度的天气它都能够
忍受。因此,当萧瑟的秋风里,
大部分树木繁华落尽,准备轻
装越冬的时候,栾树葱茏的绿
叶上,密密麻麻的黄花一片金
黄,绚丽的果又是鹅黄、嫩青
与酒红相间的颜色,呈现出一种
别样的美。

回家查资料得知,栾树的花
是一种纯天然的黄色染料,果
实是令人心动的蓝色染料。我
还发现栾树最早出现在《山海
经·大荒南经》里,“有云雨之
山,有木名曰栾”。这位来自
《山海经》的老朋友,居然在
田园上如此鲜活地等着我们。

玉兰
一瓣

河上的船

◎朱朱

路过北城的时候忽然就看到了
那条河,想起四五岁的时候从
郊区的奶牛场搬到小城,运输
的工具就是船。曾经记忆里很
重要的部分如今似乎变得渺
小了,不止是河。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
有一个特殊的群体,那就是船
上的孩子。那些船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来的,就靠在操
场东边的河边,附近住的人
家不多,但是树很多,夏天
会有很多桑葚落在地上,还
有靠近房屋的鸡舍、吊在棚
下的丝瓜。放学的时候,靠
近操场的北门口会有几个小
摊贩卖米卷儿和麦芽糖,摊
位下面还有暗格,打开来看,
是五颜六色的发夹、皮筋和
丝带。摊主的女儿跟我们同
年级,她说她家里的发饰品种
还要多,于是我们就去了她
的“家”。
她的“家”就是一条船,舱里
虽小但却整齐有致,最里面
是被褥床铺,蚊帐的边沿上
夹满了女孩子用

的发夹、皮筋、丝带,琳琅满
目的程度把我们都惊呆了,板
壁上贴满了奖状,细看看,是
三好学生、年级优,红戳都
是不同的学校。靠近舱门的
甲板上放着一口锅,里面咕
咕咕咕熬着香喷喷的麦芽糖。
因为是不同班级没有太多的
交集,这群人不知道什么时
候消失了,那些船也消失了。

那时候小河上还有一种很
窄很小的船,船上只能站一
个人和几只大鸟,老师说那
种大鸟叫鸬鹚,也亲眼见过
鸬鹚捉到鱼,渔夫再把鱼从
它嘴里抠出来。后来,捕鱼
的船和鸬鹚都没了,小城里
所有的河都禁止捕鱼钓鱼。
偶尔出现的小船,是为了捞
水上的杂物,毫无美感。再
后来,捞杂物的船也被淘汰
了,因为有了一种河面垃圾
处理器的先进玩意儿,机械
代替了人工。

第一次去上海坐的是夜船,
体验很不好,舱内空气混浊。
后来速

度快了,又感觉江水太黄,再
后来大桥通了,飞快地忘记
了坐船这回事儿。这些年坐
船的体验不多,在世界不同
纬度的海上,感觉越大的船
越稳,越能让人忘记这是艘
船,你还能愉快地吃海鲜大
餐,跟黑人歌手一块儿K歌。
快艇大概以后不会坐了,心
脏受不了,风太大,也不想
再让海水打脸。

看过《泰坦尼克号》以后,
很多人都热衷于去船头拍
照,摆的pose都是一样的。
记忆最深刻的是乡下的琴
姐,她在大城市打工多年,
有了不少积蓄,回到小镇上
开了家超市,生意红火得很。
过年回去的时候看到大家
都在传一张照片,抢来一看,
是琴姐跟她新认识的男友
站在船头,张开的双臂上绕
着鲜红的丝巾。那船瞧着
有些眼熟,定睛细看,是她
二叔十几年前用过的水泥船,
年久失修漏了水,只剩下船
头翘在河面上。

心窗
片羽